

玉渊杂谭

记得多年前一部青春偶像剧的经典台词——“如果道歉有用,那还要警察干嘛”,这种台湾腔的句式和逻辑虽有些幼稚,但有些时候也能用来形容“道歉多余”。

大概是看到了所谓“伸张正义”的效果,中道协议保护委员会紧随其后,谴责电影《道士下山》丑化道教,要求导演陈凯歌道歉。

花木兰其人并无正史记载,全因乐府双壁之《木兰辞》的流传而深入人心,走的是文学形象路线,其天然属性就是被改编和演绎。

“君权神授”似的把自己置于文学形象之上,扮演起代言人,垄断其阐释权,这对所有创作者和受众而言都无异于一种精神绑架。

梦龙本意许仙是不接受人妖相恋的,岂能在此误导新时期的青少年?以中国木兰文化研究中心和中道协议保护委员会的逻辑理论,中国文学艺术史就此改写。

桂下漫笔

爱因斯坦:与北京大学擦肩而过



1922年11月14日,《北京大学月刊》发布消息:爱因斯坦将于新年来华,并到北大讲学。消息发布的前一天,爱因斯坦夫妇从香港前往日本,正好中途在上海停留。

“尊敬的爱因斯坦教授先生:您在日本的旅行及工作在此间受到极大的关注,整个中国正准备张开双臂欢迎您。您无疑仍然记得我们通过驻柏林的中国公使与您达成的协议。”

又过了一年,爱因斯坦准备到日本讲学,正在德国访问的北京大学教授朱家骅得知消息后,马上写信给爱因斯坦,邀其到北大讲学一年。

薪金约为200元。对爱因斯坦的这一要求,蔡元培颇感为难,幸好与爱因斯坦有一面之缘的梁启超慨然承诺解决部分经费。

1923年元旦前后,爱因斯坦从日本返回,又路过上海,元旦当晚,他在租界工部局大讲堂参加了一次相对论的讨论会。

爱因斯坦在上海受到了盛情款待,欣赏昆曲,游览豫园,书画家王一亭还做东宴请,于右任、曹谷冰、张季鸾等一众名流作陪。

不过,信中提到“协议”,其实并非正式的讲学合同,不过是蔡元培等对爱因斯坦来华的邀请。说到这段往事,不能不提浙江杭州人夏元瑛。

所谓日本人的优越条件,主要是丰厚的待遇。在此,我们不得不感叹“有钱才是硬道理”。其实,蔡元培已代表北大承诺北大负责爱因斯坦在北京期间食宿费用,并支付每月一万元的酬金。

有了这么多的铺垫,按理说一段学术佳话应如约而至了,但遗憾的是,前面提到的中国知识界给爱因斯坦的联名信足足过了半个月才到爱因斯坦手中。

围绕着电影《道士下山》的口碑笔伐,如潮起潮落,很快便偃旗息鼓。这是这个时代的好处,凡事都尽可能游戏化、熙熙攘攘,热闹一番,便作鸟兽散。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北京大学月刊》发布消息的那一天,爱因斯坦离开上海前往日本。三周后,在蔡元培努力下,一封中国知识界联名邀请爱因斯坦来华讲学的信正式发出,信中说:

词说文学史(20)

刘成群

忆秦娥·林逋

霜风咽,西湖一夜梅花发。梅花发,蹊边云鹤,树头明月。

忆秦娥·杨亿

千峰隔,巫阳梦断春云碧。春云碧,一枝芳艳,绿盈回陌。

忆秦娥·晏殊

莺归去,相将还作天涯侣。天涯侣,水昏云淡,帘幕双语。

忆秦娥·张先

花弄影,月来风慢人初定。人初定,徘徊东陌,枝疏云冷。

忆秦娥·柳永

空惆怅,江天暮雨愁何状?愁何状,登楼凝睇,雪涛烟浪。

忆秦娥·范仲淹

聊缓辔,长烟万里残阳坠。残阳坠,胸中兵甲,孤城烽燧。



艺苑

月光下(油画)

肖天平

随想随录

从孟子看梁惠王与绩效管理的失灵

一代大儒孟子去拜见梁惠王,梁惠王见到孟子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一句话,格调见高低。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管理着这么一个诸侯国的梁惠王,听起来还是个很勤勉的王,见到了高级知识分子,第一句话就问咋能把国家做大做强。

国试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试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这句话放在不打仗的年代,要这样理解,如果上上下下唯利是图,大家好像在搞经营,但其实都要搞内斗去了。

见到知识分子都不寒暄两句,就问怎么可以把业绩搞好,充分体现了一把亲自抓绩效的态度。

在战国时期,市场就那么大,资源就那么多,人力资源也就那么点,技术上还没有多少创新,还要不断地打仗消耗,要把绩效做成稳定增长,困难挺多的。

能如何呢。战国时期的著名高管吴起,用兵如神,治大国如烹小鲜,帮哪个国家就能够把哪个国家给发展的有声有色。

因此,吴起这样的高管虽然绩效一流,可是放在企业文化不健全的地方,干工作的弄不过编数字和搞内斗的,为此总是被管理层的其他人排挤掉,还不得善终。

文·姚遥

